青岛财经日报
2022.2.14
主编:王　月
美编:王　瑶
审校:刘　璇
电话:18853290300

生活随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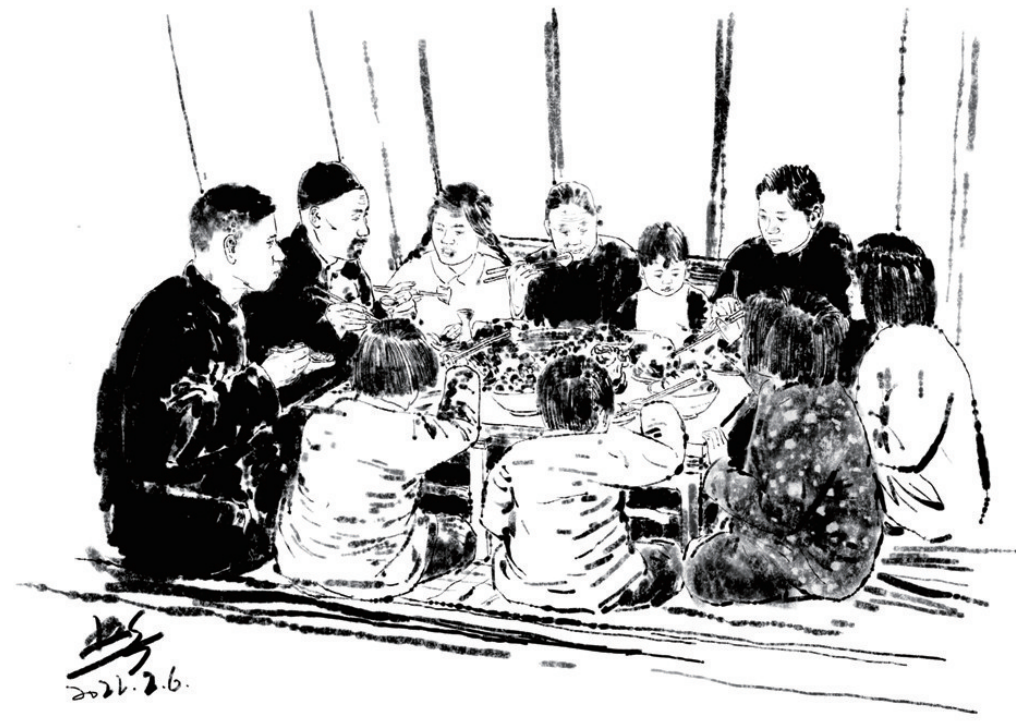
祝福声里说年味

◎崔雁玲

儿时的年味是从石碾子的欢唱开始的。

头天晚上金黄的黍米洗过之后,放在瓷盆里醒着,第二天一早就可去石碾上磨粉了,母亲用细箩把黍米面过筛,粗粒再倒回石碾碾压,一次次重复箩筛,只剩极少的米渣才作罢。年糕就是黍米粉制成的,做成正方形,四角和中心各插一枚红枣,好看又好吃。母亲做年糕还有一种方法,就是把黍米面加白糖,加水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,然后团成很多小圆球,发好的面擀成圆圆的面皮,把小圆球包裹其中,收口处做得像合不拢的石榴嘴儿,下锅蒸熟后年糕从笑窝里冒出一点金黄,色香美味,咬一口甘甜软糯,欲罢不能,是所有年货里我的最爱。年糕不易消化,这样用发好的面皮包了,中和一下吃,才最好不过。

这时石碾旁也排起了长队,大家称之为"占碾"。当然占碾大多是不需要人的,只把要碾的东西放过去排队即可,人各自回家忙年去,轮到谁家就会有小孩子跑过去喊一声"轮到你家推碾了哈"!如此这般决不会乱了次序。当然也有比较闲散的人家,送来要碾的物品排队,人是不走的,也不闲站着,立马到石碾子旁搭把手,或推或用苕帚轻扫碾盘上的东西。大人们很快聊起家常,准备了啥年货,啥时候准备做豆腐,年画买了没有,窗花剪好了没?一边说一边笑,一年的辛苦劳碌换得丰衣足食,换得家人团圆,人人都是知足的,快乐的,每一张笑脸都是暖冬的花开。



王咸彪/图

淡青的炊烟煨暖年末的清晨,空气里开始流淌甜甜的煮地瓜干的味道,红豆瓜干包也是我们儿时的年货必备。那时煮地瓜干舍不得加白糖,放点糖精粒调味就甜透心窝,那时候人心浅也容易满足,物品朴素,情感朴素,幸福感极强。一挂鞭炮,一件新衣,一顿当下人眼里不怎么丰盛的年夜饭,人人幸福地如花儿绽放。

石碾轻轻吟唱,推碾人互道好年景,放年假的孩子们呼朋引伴,年味在水墨画一样的乡村,在打扫干净的街头巷尾缓缓聚拢。

年除夕早上父亲最后一轮清扫院落,打浆糊贴春联,在房檐处插上桃枝和青翠的竹枝,新年新气象,年味便铺天盖地涌动起来。一切停当之后,父亲会在正屋厅堂的北墙挂上竹子(祭祀用的类似年画)然后在厅堂的八仙桌上摆糖果、点心、苹果等供品,还要摆放五副碗筷,鸡鸭鱼肉豆腐分别放入碗中,以此孝敬并告诉祖宗,现在的生活如此丰美。桌子的正中摆放香炉,香炉的两边各放一个烛台,插上大红烫金的红烛,红烛上有烫金的大字:连年有余、富贵平安。母亲用粗瓷碗盛米饭,压实了然后倒扣在盘子里,上面依旧要插5颗红枣一枚硬币,还要插一枝竹叶,母亲管这叫隔年饭。到此供品才算齐备。

除夕这天母亲只管制作美食。煎鱼、烩肉、蒸丸子、做春卷,四凉四热八盘菜,一壶小酒烫上来。午饭过后是年的重头戏包饺子,饺子馅主要是白菜猪肉,另外还要包钱的、糖的、粘糕的、豆腐的,钱当然是寓意来年有钱花,糖就是未来的日子甜甜蜜蜜,糕自然是步步高升喽,豆腐肯定是寓意全家人福气满满。饺子包好后,就做年前家里的最后一轮收拾,然后在暖炕上摆放炒花生、瓜子和糖果,然后我们一家人围坐炕上吃着糖果磕着瓜子静等新年钟声,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,看不到春晚,小孩子又被规定少说话,以免说了不吉利的话,来年兆头不好。待父亲接了财神回来,母亲便烧火下饺子,除夕夜烧的草都是有讲究的,须得是豆秸或者芝麻秸。烧豆秸出秀才,母亲在点火之前总要念叨几遍;烧芝麻秸母亲就念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可能母亲念叨得虔诚,后来我们家小妹真的学有所成,成为女秀才。这时父亲就去点燃蜡烛,燃香后双手交握对着供桌作揖叩拜,而后把香慎重插入香炉,父亲心里也会对祖宗和神明说一些祝福和祈祷的话吧。只看见缭绕的香烟,摇曳的烛光,以及父亲神色凝重的脸,气氛神圣又神秘。父亲的话在心里,在眼里,我们模糊知道却也未曾明了。上香后父亲和弟弟就要准备放鞭炮了,邻家的鞭炮声也开始加入了大合唱,我们女孩子只端坐炕上,待到稍大一点才给母亲打打下手。饺子出锅先捞三碗放在厅堂的供桌上,再捞一碗放在院子里的供桌上,端到暖炕上的是我们要吃的年夜饭。锅里的饺子汤并不倒掉,锅里放箅子,母亲把鱼、糕、豆腐、饸饹放在箅子上盖好锅盖,此为压锅,也就是年年有余、福禄绵长的吉利寓意。这些都做好后,母亲也上炕,除夕夜母亲的工作正式结束。

父亲在八仙桌的前面放一蒲团,带着弟弟磕头,先给逝去的祖宗们磕头嘴里大声说着:"给老爷、老妈磕头!"然后给在世的长辈磕头,然后父亲起来教导弟弟磕头。祭祖仪式结束父亲带弟弟进屋,我们女孩子是不兴磕头的,要对着父母问过年好。父母亲欣欣然答应。父亲会从早就准备好的口袋里掏钱给我们分压岁钱,也就一块两块钱吧,记忆里压岁钱没超过十块钱。

母亲为父亲斟酒的同时,父亲把第一块鱼或肉夹到母亲碗里,他们几乎同时给对方说着:这一年出力了哈,多吃点!笑意就在暖炕上升腾,炕前的火炉里炉火正旺,大燎壶里水珠翻滚热气腾腾,新糊的窗纸洁净素雅,母亲剪的窗花熠熠生辉,给简陋的屋子晕染喜庆安详。父母亲也会对我们说些健康平安,学业进步之类祝福的话,在彼此的祝福声里年味、饺子味、幸福味愈加清晰强烈。感谢父母亲一直相亲相爱,在那么清贫的岁月里依旧给我们构筑了无忧无虑的后花园,让我们的一生不缺失爱,也具备了爱的能力,这是我们在极深的岁月里能够从容面对一切的基石。爱家人、爱自己、爱每一个值得爱的人!

年夜饭吃过,我们小孩子是不睡觉的,急急穿了新衣服新鞋袜,堂兄妹结伴,三五成群挨家挨户拜年问好,鼓起的口袋里是糖果,弯弯的笑眼里是甜蜜。那时都不知累和困,只想着把年的快乐极限伸展。

初二送年的鞭炮响起,年味便随着湮灭的烟花淡了下来,淡是淡了但依旧韵味悠长,走亲访友拜年,嘻嘻哈哈送着祝福,七大盘八大碗菜肴,香气弥漫志得意满,年味自然是有附着力的,暂停在正月初的走亲访友上。及至过了元宵节,最后的一点年货被风卷残云,年味才悄悄溜出屋门,待正月一出,父亲把厅堂里挂的竹子收起来,仔细卷紧放好,等到来年除夕再粉墨登场时。年味消失殆尽,怀揣着淡淡失落,我们又开启了新一轮等待,等待来年的鞭炮齐鸣,普天同庆。

儿时年味浓,饭菜香。那时除了正月就又开始盼年,进到腊月就扳着手指头倒计时,而今走过了山路十八弯,淌过了水路九连环,很多往事随风飘散,唯有儿时的年味却在心的沃土里扎下了根。

文情楼

冰窗花

◎袁星

随着雨雪的到来,寒意更浓了。走在路上,迎面撞来的是极冷、极硬、极锐的风。早晨起来,推开房门的一刹那,我面前突然出现一片别样的景观——厨房门窗的玻璃上,被寒冷涂满了各式各样的冰窗花。它们晶莹剔透,在每一块玻璃上的形状都各不相同,这一片如冰峰矗立,那一抹如冰雪飞扬。写意的线条之中,细细分辨又有着繁复的纹理,精美中透着几分难以捉摸,就像一幅幅淡淡的白描镌刻在水晶上。

仔细看,冰窗花是开在玻璃内侧的,其形态和厚薄好像并无规律可言。我在家里四处转转,客厅和卧室的门窗上没有冰窗花,它们似乎只偏爱厨房的门窗,簇拥在那里成片成片地开着。可见,冰窗花的出现,也是有条件的。室内外的温差要大,室外的温度须足够低,室内的温度要高但又不能太高。当室内的水蒸气碰到冰冷的玻璃,便会发生奇妙的变化,凝结成各式各样的冰窗花。

我家的厨房里,温度和湿度似乎更适宜冰窗花的形成。水蒸气遇到冰冷的玻璃后,瞬息之间化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,如昙花一现般令人惊喜。冰窗花的美又是独特的,仿佛是寒冬诗兴大发时偶得的佳句,难以复制,每一处都独一无二。虽然它不是真正的花,但它的盛开给这个寒冷的日子,渲染出了一丝丝春意。

上班的路上,阳光已在楼群的夹缝中突出重围,一束束投射而来。光线洁净,照到路旁的建筑上、树枝上,为它们涂上温暖的色调,却无法驱散周围的寒意。我一路疾行,抬头看看周边,屋檐下,楼层边,几厘米至几十厘米的冰凌,长短不一悬挂在那里,冷峻的光让人心头一惊。踩踏后的雪水,连着脚印和车辙的轧痕一起冻实了。一切仿佛都在寒风中被定格。

到了上午十点多钟,阳光开始发威。办公室窗外上方的冰凌正在融化,楼顶瓦面上的积雪也一大片一大片滑落,冰雪坠落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想,家里的冰窗花恐怕也在阳光里凋零了吧,化为晶莹的水珠,也算是一种浪漫的告别。中午回家时却发现,没被阳光照到的厨房门玻璃上,冰窗花居然还在。街巷里的风一阵阵冲撞着厨房的门窗,冰窗花在冬天的风里似乎更加明丽。

的确,冰窗花不是花,不像鲜花那样品种繁多、色彩缤纷、应时盛放,更不像鲜花那样,大多散发着自己的芬芳,彰显着饱满的生命力。冰窗花没有生命,它的盛开也没有固定的时段,甚至它的出现都伴随着刺骨的寒冷,但我依然被它的美所吸引。冰窗花透明、纯粹、不惹杂质,大大方方地向世人展示着固有的通透。如果花草可比喻人的品性,那这冰窗花所拥有的,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品格呢?

文化广角

辣椒的时光

◎晓寒

在湘东,辣椒是菜地里的王。

栽辣椒之前,一般要先铲火土。挑一块荒地,将坳上的草和藤一股脑割下来摊开,再铲些草皮盖了,捡些干燥的松针塞在里面引火。火点燃后,被草皮压着,看不到它丝绸一样的形状,也听不到它呼呼的响声。青烟如扯线团一样没完没了地扯出来,几天几夜还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等烟没了,火也熄了,剩下那堆褐里带黄的泥土就叫火土。然后把它丢在那里,任凭风吹雨打日头晒,直到变成黑黝黝的,用手一握能流出油来。这件事在正月就陆续开始,村庄里不时升起一股股青烟。风追着烟四处流浪,空气中传来一种草木和泥土焚烧的气味。

惊蛰过后,母亲去竹山排挖土。她挑着一担火土摇摇晃晃地经过石板路、木桥、田埂,来到土边,放了撮箕,接着抡起松耙,碗口大的土坷垃应声而碎。有些鸡蛋大的,松耙奈何不了,母亲便蹲下身子,像个顽皮的孩子,一只手抓一个,一捏,碎了,再一捏,又一个碎了。最后,母亲站起身来,打量着眼前这块平整的土,很满足地吁了一口气。母亲沉浸在小小的成就感里,忘记了自己的头上、衣服上、手上沾满泥土,汗水把这些泥土的颗粒泡化,在她的脸上和手臂上冲出一条条带着泥渍的小溪。

火土在撮箕里隆起,母亲双手捧着撒在新翻的土里。她显得小心翼翼,不时蹲下去看一看,用手拨弄几下,等到盖上的火土均匀、平整了,才从衣袋里慢悠悠地掏出三个纸包。母亲把纸包里的辣椒种子撒下去,再撒几把火土,然后拍拍手,收拾东西,回去等待种子在火土里发芽。

十几天后,土里冒出细细的芽来,密密麻麻,像许多小孩子挤在一起唧唧喳喳地说着话。辣椒秧子长得快,见风长,见雨长,见阳光也长。它们开一片叶子,又开一片叶子,一片叶子搭在另一片叶子上,把一块土遮得密不透风。等长到一拃高的时候,挑一个阴天,母亲就会把它们栽到另一块土里去。

土早就挖好,分了畦,畦上刨些浅坑,一行三个,横竖对得整整齐齐。把辣椒秧子带泥挖了,粗壮的,一个坑里栽一根,不那么壮的,一个坑里栽两根或者三根。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,辣椒就完成了一次简单的迁徙。不过,相对于它们的祖先几百年前从遥远的美洲来到这片东方的土地,这次迁徙短得简直不值一提,仅仅是经过一个田垄、一片池塘或一口古井。

种过菜的人知道,最容易种的是冬瓜、南瓜、苦瓜,把底肥放足,栽下去就不怎么管了。相比之下,辣椒的每一个环节,都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。

辣椒其实长得很卖力,但它就是使出浑身解数,也长不过草。牛筋草、省把草、红脚草从来不讲道理,它们抢雨水,抢阳光,抢本来属于辣椒的肥料。因此,隔六七天母亲会去扯一次草,施一次肥。这样几个回合,就能看到辣椒的枝丫像手指一样叉开,开始长成树的模样,白色的花苞从枝枝节节上嘟噜嘟噜地冒出来。

花苞终于在母亲的期盼里变成花朵。一朵朵白色的小花,像一个个细小的星星,连着一个稍微弯曲的绿柄,埋在碧绿的枝丫间。不几天,白色的花朵便洋洋洒洒,叶子的光芒黯淡了下去。

辣椒结出来了。米粒儿大小的它们,一脸羞怯地寻求叶子的庇护,然后偷偷地抽个儿,沉甸甸地往下坠。这时候,打屁虫来了,它们成群结队,缠满枝干。母亲又开始对付这些虫子。她左手拿着皮撮放在辣椒树下,右手抓着辣椒树不停地摇晃,打屁虫极不情愿地落到皮撮里。父亲早已在地坪里烧起一堆火,母亲把皮撮里的打屁虫往火堆里一倒,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,一股臭气扑鼻而来。这场人和害虫的战争以母亲的胜利告终。

端阳节前后,辣椒熟了,一个个坠满树上,望过去一片青幽。辣椒的成熟像是一种无声的号令,很多菜都跟着熟,黄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苦瓜、四季豆……每年这个时候,母亲把新熟的菜从地里摘回来,每样挑一点炒了盛在碗里,整整齐齐地摆到桌上,然后用量筒盛些米,点三根香插在米上,没有跪拜,没有祝颂,也不烧钱纸,不打爆竹,任凭香上的青烟在偌大的厅屋里飘动。这是一个极简的仪式,叫做吃新。不单我家这样,家家都这样。这个不知在村庄里流传了多久的习俗,使辣椒的成熟注入仪轨的庄严,成为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。一年到头在地里打滚的女人们,对一片土地的复杂情感,都化作了穿堂风中袅袅的青烟。

诗词赋

再见 2021

◎王咸彪

把过去一年的日子
包裹好
用带有点香气的木箱

打包的时候
不许别人看
不可以掉眼泪

放进岁月里
放进干燥的灵魂里

把明年的岁月
包裹好
用最美好的包装
打包的时候
仔细看、仔细听
要听到
生命最纯粹的声音

放进早晨的阳光里
放进给自己的礼物里

把爱的心思
包裹好
用最真诚的语言
用最质朴的心情
打包的时候
要去思慕春季
要有童话般的贪心

放进新年的烟火里
放进爱的绽放里!

红梅赞

◎孙宪武

雪飘融融
风吹冽冽
梅花怒放朝阳中
白雪片片露花红

初心永恒
气节不移
冰崖之下有花丛
丹心永向阳
冷枝上芳容
呵,容在花瓣
能埋根茎
春来唤醒百花荣。